

格井河是一条引人瞩目的河。为什么呢?即使是没到过格井河的人,对于这个井字,也会留下深刻的印象。不少人还会问:这个字发什么音?生怕读错了。

其实也容易记,井字中间加一点,按象形字的解法,就是一块石头丢进了井里面发出的响声。因此,读音也就出来了,石头丢进井里,发出井(念“奔”)的音。故而该称作格井河。

但是,今天的每一位旅游者,来到风光旖旎的景区,只会看到“格凸河”三个字。

问是为何改名,当地熟悉情况的朋友会介绍,那是我们所有的行政部门使用传统打字机印刷通知和简短公文的时代,在备用的汉字字钉中,找不到井字。于是只能空一格,等通知或者文件打印出来,再把这个井字填上去。久而久之,既影响正规文本的严肃性,填字的工作人员又难免厌烦。有人建议了,不如把这个井字改成凸字,同样能给大山外面的客人们留下印象。

这个提议得到多数人赞同,从那以后,格井河就改成了格凸河,沿用至今。到了贵州大力发展旅游的年头,美得诱人的格凸河景区就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偏偏游客中总有一些爱刨根问底的好奇之士,他们问,为什么要叫格凸河?

离开油墨打字的时代越来越久,大多数人回答不上来。格井河仿佛就这么从人间消失了。

勒布沟的高山杜鹃

余风

正值江南观赏杜鹃花的时节。只要说起杜鹃花,我的脑海里闪现出的并不是老家漫山遍野的杜鹃花,而是西藏山南勒布沟景区那高大挺拔的高山杜鹃。

那年四月下旬,我到西藏山南市错那市参加一个援藏宣传座谈会,会议结束恰逢周末,一早,我们乘车从错那市区出发直奔向往已久的勒布沟景区。通往景区的是一条简易的柏油路,车开了约半小时,在一个山坡拐弯处的隘口,迎面看见一座具有内地传统飞檐斗拱特征的牌楼,横梁上用藏汉两种文字标着“欢迎来到勒布沟国家级景区”字样,在这藏族风情浓厚的偏远山区,竟能看到汉族文化风格的建筑,颇感亲切。

行车途中,突然昏昏欲睡的我被不时闪过的一树一树鲜红的花朵惊醒,那竟然是杜鹃花,我惊讶得差点喊出声来,勒布沟居然有这么高大的杜鹃花!这些杜鹃花以树的形象昂然挺立,高大雄壮,花枝茂密热烈,花蕊硕大艳丽,完全推翻了数十年来对杜鹃花的印象和认知。

杜鹃花在内地又称“映山红”,顾名思义是指这种花开得多,把整个山头都映红了。如果说内地的杜鹃花以花多红艳为胜,漫山遍野得让你远远就看到,躲也躲不开;那么勒布沟的高山杜鹃花则是以树高花大为特征,让你不经意间被突然闪现的花朵吸引。

杜鹃花在内地又称“映山红”,顾名思义是指这种花开得多,把整个山头都映红了。如果说内地的杜鹃花以花多红艳为胜,漫山遍野得让你远远就看到,躲也躲不开;那么勒布沟的高山杜鹃花则是以树高花大为特征,让你不经意间被突然闪现的花朵吸引。

尽管不时闪现,似乎数量不多,但当我们走近观赏时,勒布沟的杜鹃花还是让我感到惊叹。花树大多高度超过三米,有的甚至高达五米,花朵一般都有常用的饭碗大小,大的如盆钵,颜色鲜红欲滴,在以绿色为主色调的山沟里,分外摄人心魄。它长得虽然高大,但你离得远了却不一定能看到,而是等你到了近前,才从一棵挡住你视线的树后翩然转了出来,宛若《西游记》里突然出现的女妖,或是《聊斋》中的落魄书生在山中破庙里遇到的狐仙,让你惊讶不已而又恍若入梦境。

这里的杜鹃花大多独自盛开,很少看到有成片的,漫山遍野更是没有,但一般相隔不远处就会有一株,有的隔三五米,有的隔十来米。在自己的“领地”里,它们高大,婉约,尽情释放着自己的魅力,每一株都堪称自成娇态、风姿绰约,总是在你期待的时候及时跃入眼帘,如同身着红色旗袍的模特,依次迈步走上舞台,展现风采。在以蓝天为背景的舞台上,高山杜鹃花朵的颜色更加鲜艳夺目,高贵脱俗得足以让人仰望。

万绿丛中一点红,却胜过“漫山遍野满地红”,这是勒布沟高山杜鹃留给我最难忘的印象。离开勒布沟的时候,我忍不住频频回头,我的心里难以割舍的,并不是原始森林漫山遍野、满目苍翠的绿意,而是高山杜鹃那频频挥手、妩媚多姿的点点红。



细雨中的格井河

叶辛

半个世纪之前我到过紫云县,知道云雾缭绕的大山当中有一条水色清澈的格井河,后来我也几次到过这里,了解格井河是怎么会被叫成格凸河的。

这一次,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成立六十周年,又逢春节即将来临,我应邀来到紫云,恰逢腊月间冬天的细雨、稠雾又浓得难以化开,真的是不容易碰到的雨雾游的好时节,我欣然走进了格凸河景区,兴致勃勃地体验了一番细雨中格井河朦胧的美。

以往几次来到格井河岸边,有夏日的大晴天,有春花烂漫的农耕时节,也有秋高气爽的丰收季节,格井河都显示出她婀娜多姿的美。唯独这一回,雾重,细雨繁密,空气同样是湿漉漉的,小船悠悠地随着河水荡漾而去,有人在嘀咕着说冷,有人在讲细雨烦人,我却觉得,雾色细雨里两岸的青山,浮荡着时而乳白、时而轻纱般的雾气,别有一番韵味。我慨叹一声:瞧瞧,我们的小船是不是像在仙境中飘啊……

众人都说话了,他们也感受到了格井河在细雨中的美轮美奂。

远远地,河岸高处的紫云眼神秘地透着一道天光,打在幽深的岩壁上,而格井河两岸的花草树木,全在风声里轻轻摇曳,我已经分不清,是我们的船儿在行,还是两岸的青山绿水在恍惚中和我们做伴了。

哦,细雨中的格井河,你的姿色让人久久难忘。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王宏图

咏黄宾虹

刘树人

吴钩看了于艺游,丹青翰墨两无俦。鼎铭竟另开生面,百炼刚为绕指柔。



金丸带雨晚来香 (中国画) 黄阿忠

这是本周第三次,在抖音上“逮到”出差的老许。

他常年在在外跑项目,甲方随叫随到,白天赶路,夜里写报告,微信里三言两语,像份简短工作通报。可自从加了抖音好友,我夜里一上线,十次有八次,都能看见提示:你的好友老许正在线上。

连撞三天,我忍不住逗他:“日理万机,还天天摸鱼?”老许发来一串省略号,语气尴尬:“就上厕所,顺手刷两分钟。”

我笑出声。原来手机还有这般妙用,肛肠科医生听了都要甘拜下风。可转念一想,成年人那不被打扰的松弛,真就吝啬到只剩这方寸间隙。

互相抓包,是我们的日常。我的白天永远兵荒马乱,工作、家务、辅导作业,等把孩子哄睡,屋子静下来,整个人像松了绑,却又空落落的。

深夜那段时间,完全全属于我。调低屏幕亮度,从鸡娃心得刷到怀旧剧,从中东新闻刷到打折团购,不用动脑,不用迁就,不用负责。短短片刻,就把一天的疲惫熨平。正当我看得起劲,老许的消息准时杀

到:“怎么还不睡?身体不要了?”我吓得赶紧锁屏装睡,心里暗暗吐槽:彼此彼此,何必较真。

手机是好东西,挂号、联络、办事、看世界,样样离不了。可它也是个放大器,看别人的生活,焦虑自己的日子;知天下风,又添无端愁绪。如今走到哪儿,都能见到四处找充电宝的成年人,电池焦虑,早成了日常。

前几天单位培训,进场就收手机,统一锁进保险柜,两小时不许碰。

一开始,全场都像少了点什么。手指空划,眼神飘忽,总下意识摸口袋,生怕错过天大的事。可慢慢静下来,没有弹窗,没有短视频,我安安稳稳听完一整堂课,记了满满一页笔记。散场拿回手机,不过几条无关紧要的消息,地球照样转。

回家我便兴致勃勃发起挑战:周日,全家无手机日,谁先碰谁输。一早仪式感拉满,我和老许把手机齐齐

塞进客厅柜子,扣上门,各自憋着一股劲,要赢对方。

上午过得格外好。陪孩子读小说,做数学题,浇花,阳光洒进来,安静又踏实。我偷偷看老许,他端坐改文件,一脸淡定,仿佛胜券在握。

岂料破功来得猝不及防。孩子要做树叶手工,我对着落叶半天想不起步骤;老许眉头一皱,单位的出差报备截止时间就在当晚。没有商量,没有眼神示意,我们不约而同站起身,伸手,同时拉开柜门。

四目相对,先是一怔,随即都笑了——实用第一,输赢有什么所谓。

石器时代,一根香蕉就能让猴子幸福。手机却让我们看见,世界很大,自己很小。知道得越多,链接得越多,未必更快乐,反而多了许多够不着、甩不脱的烦恼。

可即便如此,谁又愿意回到石器时代,做一只只懂香蕉的猴子呢?

老梅真是太开心了,杨师傅活到九十四岁,终于有了一件自己爱玩的东西。请看明日本栏。

责编:郭影

责编:郭影

责编:郭影

责编:郭影

责编:郭影

责编:郭影

责编:郭影

我很爱吃咸鱼,因为我从小最早接触的就是咸鱼,山西的北部那时候还不怎么吃鱼,要吃鱼一般就是从南边运过来的那种咸带鱼,真是不咸也许在路上就臭掉了。

咸鱼特别下饭,用油煎一煎,煎到两面黄,一块这样的煎咸带鱼我可以下一碗饭,后来几乎是养成了吃咸鱼的习惯,鲜鱼倒好像不如咸鱼好吃了。

山西北部本不出鱼,但也不会缺鱼,有鲤鱼、鲢鱼、草鱼、鲫鱼,还有那种叫“白条”的鱼。白条好像永远也长不大,白条一来,银光闪闪真是好看。家父喜欢买大量的白条回来腌,腌好了再晒,喝酒的时候摸出几条在火上烤烤,以之下酒不赖。这种鱼收拾起来特别麻烦,因为太小,一条一条地开膛破肚让人看着好不耐烦,我看着父亲在那里收拾鱼,日影在慢慢移动,一上午不知不觉过去了,日影慢慢移动,一下午又不知不觉又过去了。父亲可真是有耐力。那时候家里有个铁篋子,上边总是有股子咸鱼味,父亲喝酒,经常就这种小鱼干。这种俗名叫“白条”的鱼我无师自通地认为它就是王维《山中与裴秀才迪书》中所说的“鲦”,我认为就是它:近腊月下,景气和畅,故山殊可过。足下方温经,猥不敢相烦,辄便往山中,憩感配寺,与山僧饭讫而去。

北涉玄瀛,清月映郭。夜登华子冈,辋水沦涟,与月上下。寒山转苍苍,山色有无中。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照入空翠,清猿度花林。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负薪还上山,无事就中。但见往来人,两鬓秋霜。山中无世务,松下好谈禅。不觉尘虑灭,时将慧业圆。帝心若虚席,仙露满金盘。歌罢仰天笑,清光正满山。

当待春中,草木蔓发,春山可望,轻鲛出水,白鸥矫翼,露湿青皋,麦陇朝雉,斯之不远,倘能从我游乎?非子天机清妙者,岂能以此不急之务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无忽。因歌黄鹄人往,不一。山中人王维白。

咸鱼鱼现在好像还能买到,洗好切段上笼蒸,然后再放在油锅里煎,真是很好吃,简单而好吃,很下饭。我现在在吃饭,如果是别的菜,我也许会吃两小碗,而如果今天有油煎的两面黄咸鱼,那么我也许就会吃三碗到四碗,真是“无事大饱,罪过罪过”。

但我还是希望有咸鱼鱼吃。

猫早日完婚,而四猫最初有意于年轻的演员碧云,但这在众人眼里无异于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阴差阳错间,他与表妹大敏子情投意合,最后在父亲去世前匆促成婚——传统社会古老家族传承代表的伦理惯性在此显现出空前强大的支配力量。

此外,陈家桥这部新作的风格在延续了其诸多固有的风格特征外,还有所新变。在某种意义上说,全书读来颇像一部巨型的舞台剧,字里行间找不到细腻琐碎的心理刻画,也看不到烦冗的静物展示,人物间的对话占据了极大的比例。由此文本中出现了大片空白,引人深思遐想。不难发现,全书开篇便先声夺人:“我到舒城的时候,太阳正强烈地照在车站的围墙上。墙面闪闪发光。”文字清晰、简练,又带有一种沉郁冷静的气

息,让人联想起法国作家加缪《局外人》开篇冷凝沉滞的笔法。人们在此找不到多余的修饰语,全书的主色调一锤定音:亘古常在的阳光,田野与漫山遍野的麦芒。

《奔跑的麦芒》的标题本身便是一个吸人眼球的意象:扎根在大地深处的麦芒,它是麦穗上尖锐的芒刺,虽不起

眼但坚韧无比,漫山遍野随处可见。它蕴含着传统的乡村记忆和现代社会在人的心理与精神上造成的冲突、痛苦,折射出四猫、东生、大敏子等人艰窘的命运。小说全篇起初只是一串单调的语句,随着叙述的推进缓缓流溢,汇聚成汹涌的激流,东奔西突,漫流过洼地、山谷,流淌在平原上,在大地上勾画难以抹去的痕迹。在此,人、命运与天地间也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与应和。

《奔跑的麦芒》的标题本身便是一个吸人眼球的意象:扎根在大地深处的麦芒,它是麦穗上尖锐的芒刺,虽不起眼但坚韧无比,漫山遍野随处可见。它蕴含着传统的乡村记忆和现代社会在人的心理与精神上造成的冲突、痛苦,折射出四猫、东生、大敏子等人艰窘的命运。小说全篇起初只是一串单调的语句,随着叙述的推进缓缓流溢,汇聚成汹涌的激流,东奔西突,漫流过洼地、山谷,流淌在平原上,在大地上勾画难以抹去的痕迹。在此,人、命运与天地间也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与应和。

《奔跑的麦芒》的标题本身便是一个吸人眼球的意象:扎根在大地深处的麦芒,它是麦穗上尖锐的芒刺,虽不起眼但坚韧无比,漫山遍野随处可见。它蕴含着传统的乡村记忆和现代社会在人的心理与精神上造成的冲突、痛苦,折射出四猫、东生、大敏子等人艰窘的命运。小说全篇起初只是一串单调的语句,随着叙述的推进缓缓流溢,汇聚成汹涌的激流,东奔西突,漫流过洼地、山谷,流淌在平原上,在大地上勾画难以抹去的痕迹。在此,人、命运与天地间也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与应和。

《奔跑的麦芒》的标题本身便是一个吸人眼球的意象:扎根在大地深处的麦芒,它是麦穗上尖锐的芒刺,虽不起眼但坚韧无比,漫山遍野随处可见。它蕴含着传统的乡村记忆和现代社会在人的心理与精神上造成的冲突、痛苦,折射出四猫、东生、大敏子等人艰窘的命运。小说全篇起初只是一串单调的语句,随着叙述的推进缓缓流溢,汇聚成汹涌的激流,东奔西突,漫流过洼地、山谷,流淌在平原上,在大地上勾画难以抹去的痕迹。在此,人、命运与天地间也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与应和。

《奔跑的麦芒》的标题本身便是一个吸人眼球的意象:扎根在大地深处的麦芒,它是麦穗上尖锐的芒刺,虽不起眼但坚韧无比,漫山遍野随处可见。它蕴含着传统的乡村记忆和现代社会在人的心理与精神上造成的冲突、痛苦,折射出四猫、东生、大敏子等人艰窘的命运。小说全篇起初只是一串单调的语句,随着叙述的推进缓缓流溢,汇聚成汹涌的激流,东奔西突,漫流过洼地、山谷,流淌在平原上,在大地上勾画难以抹去的痕迹。在此,人、命运与天地间也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与应和。

《奔跑的麦芒》的标题本身便是一个吸人眼球的意象:扎根在大地深处的麦芒,它是麦穗上尖锐的芒刺,虽不起眼但坚韧无比,漫山遍野随处可见。它蕴含着传统的乡村记忆和现代社会在人的心理与精神上造成的冲突、痛苦,折射出四猫、东生、大敏子等人艰窘的命运。小说全篇起初只是一串单调的语句,随着叙述的推进缓缓流溢,汇聚成汹涌的激流,东奔西突,漫流过洼地、山谷,流淌在平原上,在大地上勾画难以抹去的痕迹。在此,人、命运与天地间也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与应和。

《奔跑的麦芒》的标题本身便是一个吸人眼球的意象:扎根在大地深处的麦芒,它是麦穗上尖锐的芒刺,虽不起眼但坚韧无比,漫山遍野随处可见。它蕴含着传统的乡村记忆和现代社会在人的心理与精神上造成的冲突、痛苦,折射出四猫、东生、大敏子等人艰窘的命运。小说全篇起初只是一串单调的语句,随着叙述的推进缓缓流溢,汇聚成汹涌的激流,东奔西突,漫流过洼地、山谷,流淌在平原上,在大地上勾画难以抹去的痕迹。在此,人、命运与天地间也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与应和。

《奔跑的麦芒》的标题本身便是一个吸人眼球的意象:扎根在大地深处的麦芒,它是麦穗上尖锐的芒刺,虽不起眼但坚韧无比,漫山遍野随处可见。它蕴含着传统的乡村记忆和现代社会在人的心理与精神上造成的冲突、痛苦,折射出四猫、东生、大敏子等人艰窘的命运。小说全篇起初只是一串单调的语句,随着叙述的推进缓缓流溢,汇聚成汹涌的激流,东奔西突,漫流过洼地、山谷,流淌在平原上,在大地上勾画难以抹去的痕迹。在此,人、命运与天地间也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与应和。

吃咸鱼

王祥夫

我很爱吃咸鱼,因为我从小最早接触的就是咸鱼,山西的北部那时候还不怎么吃鱼,要吃鱼一般就是从南边运过来的那种咸带鱼,真是不咸也许在路上就臭掉了。

咸鱼特别下饭,用油煎一煎,煎到两面黄,一块这样的煎咸带鱼我可以下一碗饭,后来几乎是养成了吃咸鱼的习惯,鲜鱼倒好像不如咸鱼好吃了。

山西北部本不出鱼,但也不会缺鱼,有鲤鱼、鲢鱼、草鱼、鲫鱼,还有那种叫“白条”的鱼。白条好像永远也长不大,白条一来,银光闪闪真是好看。家父喜欢买大量的白条回来腌,腌好了再晒,喝酒的时候摸出几条在火上烤烤,以之下酒不赖。这种鱼收拾起来特别麻烦,因为太小,一条一条地开膛破肚让人看着好不耐烦,我看着父亲在那里收拾鱼,日影在慢慢移动,一上午不知不觉过去了,日影慢慢移动,一下午又不知不觉又过去了。父亲可真是有耐力。那时候家里有个铁篋子,上边总是有股子咸鱼味,父亲喝酒,经常就这种小鱼干。这种俗名叫“白条”的鱼我无师自通地认为它就是王维《山中与裴秀才迪书》中所说的“鲦”,我认为就是它:近腊月下,景气和畅,故山殊可过。足下方温经,猥不敢相烦,辄便往山中,憩感配寺,与山僧饭讫而去。

北涉玄瀛,清月映郭。夜登华子冈,辋水沦涟,与月上下。寒山转苍苍,山色有无中。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照入空翠,清猿度花林。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负薪还上山,无事就中。但见往来人,两鬓秋霜。山中无世务,松下好谈禅。不觉尘虑灭,时将慧业圆。帝心若虚席,仙露满金盘。歌罢仰天笑,清光正满山。

当待春中,草木蔓发,春山可望,轻鲛出水,白鸥矫翼,露湿青皋,麦陇朝雉,斯之不远,倘能从我游乎?非子天机清妙者,岂能以此不急之务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无忽。因歌黄鹄人往,不一。山中人王维白。

咸鱼鱼现在好像还能买到,洗好切段上笼蒸,然后再放在油锅里煎,真是很好吃,简单而好吃,很下饭。我现在在吃饭,如果是别的菜,我也许会吃两小碗,而如果今天有油煎的两面黄咸鱼,那么我也许就会吃三碗到四碗,真是“无事大饱,罪过罪过”。

但我还是希望有咸鱼鱼吃。

猫早日完婚,而四猫最初有意于年轻的演员碧云,但这在众人眼里无异于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阴差阳错间,他与表妹大敏子情投意合,最后在父亲去世前匆促成婚——传统社会古老家族传承代表的伦理惯性在此显现出空前强大的支配力量。

此外,陈家桥这部新作的风格在延续了其诸多固有的风格特征外,还有所新变。在某种意义上说,全书读来颇像一部巨型的舞台剧,字里行间找不到细腻琐碎的心理刻画,也看不到烦冗的静物展示,人物间的对话占据了极大的比例。由此文本中出现了大片空白,引人深思遐想。不难发现,全书开篇便先声夺人:“我到舒城的时候,太阳正强烈地照在车站的围墙上。墙面闪闪发光。”文字清晰、简练,又带有一种沉郁冷静的气

息,让人联想起法国作家加缪《局外人》开篇冷凝沉滞的笔法。人们在此找不到多余的修饰语,全书的主色调一锤定音:亘古常在的阳光,田野与漫山遍野的麦芒。

《奔跑的麦芒》的标题本身便是一个吸人眼球的意象:扎根在大地深处的麦芒,它是麦穗上尖锐的芒刺,虽不起眼但坚韧无比,漫山遍野随处可见。它蕴含着传统的乡村记忆和现代社会在人的心理与精神上造成的冲突、痛苦,折射出四猫、东生、大敏子等人艰窘的命运。小说全篇起初只是一串单调的语句,随着叙述的推进缓缓流溢,汇聚成汹涌的激流,东奔西突,漫流过洼地、山谷,流淌在平原上,在大地上勾画难以抹去的痕迹。在此,人、命运与天地间也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与应和。

《奔跑的麦芒》的标题本身便是一个吸人眼球的意象:扎根在大地深处的麦芒,它是麦穗上尖锐的芒刺,虽不起眼但坚韧无比,漫山遍野随处可见。它蕴含着传统的乡村记忆和现代社会在人的心理与精神上造成的冲突、痛苦,折射出四猫、东生、大敏子等人艰窘的命运。小说全篇起初只是一串单调的语句,随着叙述的推进缓缓流溢,汇聚成汹涌的激流,东奔西突,漫流过洼地、山谷,流淌在平原上,在大地上勾画难以抹去的痕迹。在此,人、命运与天地间也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与应和。

《奔跑的麦芒》的标题本身便是一个吸人眼球的意象:扎根在大地深处的麦芒,它是麦穗上尖锐的芒刺,虽不起眼但坚韧无比,漫山遍野随处可见。它蕴含着传统的乡村记忆和现代社会在人的心理与精神上造成的冲突、痛苦,折射出四猫、东生、大敏子等人艰窘的命运。小说全篇起初只是一串单调的语句,随着叙述的推进缓缓流溢,汇聚成汹涌的激流,东奔西突,漫流过洼地、山谷,流淌在平原上,在大地上勾画难以抹去的痕迹。在此,人、命运与天地间也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与应和。

《奔跑的麦芒》的标题本身便是一个吸人眼球的意象:扎根在大地深处的麦芒,它是麦穗上尖锐的芒刺,虽不起眼但坚韧无比,漫山遍野随处可见。它蕴含着传统的乡村记忆和现代社会在人的心理与精神上造成的冲突、痛苦,折射出四猫、东生、大敏子等人艰窘的命运。小说全篇起初只是一串单调的语句,随着叙述的推进缓缓流溢,汇聚成汹涌的激流,东奔西突,漫流过洼地、山谷,流淌在平原上,在大地上勾画难以抹去的痕迹。在此,人、命运与天地间也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与应和。

《奔跑的麦芒》的标题本身便是一个吸人眼球的意象:扎根在大地深处的麦芒,它是麦穗上尖锐的芒刺,虽不起眼但坚韧无比,漫山遍野随处可见。它蕴含着传统的乡村记忆和现代社会在人的心理与精神上造成的冲突、痛苦,折射出四猫、东生、大敏子等人艰窘的命运。小说全篇起初只是一串单调的语句,随着叙述的推进缓缓流溢,汇聚成汹涌的激流,东奔西突,漫流过洼地、山谷,流淌在平原上,在大地上勾画难以抹去的痕迹。在此,人、命运与天地间也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与应和。

《奔跑的麦芒》的标题本身便是一个吸人眼球的意象:扎根在大地深处的麦芒,它是麦穗上尖锐的芒刺,虽不起眼但坚韧无比,漫山遍野随处可见。它蕴含着传统的乡村记忆和现代社会在人的心理与精神上造成的冲突、痛苦,折射出四猫、东生、大敏子等人艰窘的命运。小说全篇起初只是一串单调的语句,随着叙述的推进缓缓流溢,汇聚成汹涌的激流,东奔西突,漫流过洼地、山谷,流淌在平原上,在大地上勾画难以抹去的痕迹。在此,人、命运与天地间也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与应和。

《奔跑的麦芒》的标题本身便是一个吸人眼球的意象:扎根在大地深处的麦芒,它是麦穗上尖锐的芒刺,虽不起眼但坚韧无比,漫山遍野随处可见。它蕴含着传统的乡村记忆和现代社会在人的心理与精神上造成的冲突、痛苦,折射出四猫、东生、大敏子等人艰窘的命运。小说全篇起初只是一串单调的语句,随着叙述的推进缓缓流溢,汇聚成汹涌的激流,东奔西突,漫流过洼地、山谷,流淌在平原上,在大地上勾画难以抹去的痕迹。在此,人、命运与天地间也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与应和。

《奔跑的麦芒》的标题本身便是一个吸人眼球的意象:扎根在大地深处的麦芒,它是麦穗上尖锐的芒刺,虽不起眼但坚韧无比,漫山遍野随处可见。它蕴含着传统的乡村记忆和现代社会在人的心理与精神上造成的冲突、痛苦,折射出四猫、